



核心提示

站在王小芹家的二层楼上,可以看到西南面1公里外的毫阜(亳州到阜阳)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东侧是个水塘,沿水塘旁边的小路向东七八百米就是王小芹就读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官集镇张营小学。被当地人称作西沟的水塘是因高速公路取土而成。5月31日下午,王小芹和她的4名伙伴在这里上演了一出悲剧。因经常被同班的男生欺负、侮辱无处可诉,在最后一节体育课上写下遗书,相约跳河自杀。最后一刻,王云退出。王小芹4人走下了西沟。王小芹、王润润溺水而亡,另外两名女孩被救起。王小芹的遗书及王云传递出的信息都显示,自杀实在是被逼无奈。



安徽5名农村少女集体自杀事件调查

自杀经过

10天后,回述那天情景,王云双手抱头趴在饭桌上,不时抬头回答记者的问题,然后将头深埋在两个胳膊中间。父亲王道合解释说:“她吓坏了,5个女孩子一直玩得很好,突然有两个没了。”与此相应,被救起的女孩王青因受惊吓,一直在输液,另一名被救起的女孩王碧也因为受刺激,去了邻村姥姥家,有村民分析,王碧是为躲避记者,她怕接受采访招来报复。唯一愿意讲述的王云,按照辈分是王小芹的姑姑。王云的父亲王道合是王小芹的父亲王新发的三叔。

“那天我们确实喝了酒,5个人喝了至少二两白酒,还有两瓶啤酒。”王云回忆说,5月31日中午,王小芹从家里带了白酒,王云则用矿泉水瓶带了一瓶白开水。因为王小芹说白酒不够喝,她们又花3元钱在学校旁边的小商店买了两瓶啤酒。那天有小雨。出门前,王云的母亲还问,这样的天气还用带水?王云没搭理母亲。事后她解释,带水是喝了喝完酒后漱口。学着大人开瓶的样子,把瓶盖放在桌板上,用手从上面一拍,就开了。王小芹带了6个一次性纸杯,5个女孩走到学校南边一座小桥上,“干杯,忘掉所有的烦恼!”一人喝了两杯啤酒。王小芹、王青、王碧、王润润4人分喝了王小芹带来的白酒,王小芹喝得最多。几个女孩子都哭了。

干完杯后,谁都没说话,5个女孩围着学校跑了一圈。晕乎乎的,跑圈过程中,王小芹和王润润几次摔倒。王小芹在学校门口商店里买了一袋冰块,放在前额上,试图醒酒。

回到班里,王小芹就吐了。班主任张世民看到了,并没有在意。班里几个男生都觉得王小芹是在装酷,有男生甚至说:“装啥装,喝点酒有什么了不起的。”第一节体育课,5个女孩子都趴在桌子上,老师也不管。下了第一节课,5个女孩子在校园里抱头痛哭。

终于熬到了第三节体育课,同学们都去了操场。王小芹拉着王青要跳楼。王云劝阻说:“跳楼万一死不了,摔断胳膊、腿,岂不是受罪。”王云解释说,学校的楼最高才两层呢。“那就去跳河。”王小芹没有丝毫犹豫。

回到教室,王小芹找出纸和笔准备写遗书。“爸爸、妈妈,想到死,心里很难受!”难过得

无法写下去,王小芹于是口述,王云代她写。为表示诚意,王小芹准备等王云全都写完了,她自己再抄一遍。就在同时,王青找了一支粉笔在同学张一(男)、张文(女)的板凳上写下:“我死了,就是你们害的。”

遗书写到一半,下课铃响了,上体育课的同学都回来了。王小芹抓起遗书塞进书包,冲出了教室,另外4名女孩跟在后面。5人一起向七八百米外的西沟走去。

依然是毛毛细雨。“你看这雨,是老天要送我一程!”王小芹边走边说。这时喝酒喝得最少的王云有些清醒了。事后她说,当时特别着急,不知道该怎么才能阻止王小芹。

王碧也害怕了,两个女孩一起劝王小芹回去。王小芹根本不听:“跳楼你们不让,跳河还不让,是好朋友就不要拦着我。”劝说无效,王碧直接给王小芹跪下了:“不要死,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再陪我们几天,大家高高兴兴。”王小芹仍然往前走。

“怎么办?”王云慌了。“陪她一起死,如果死不了,就把她捞上来。”王碧回答说。西沟到了。王润润取出纸笔在沟边开始写遗书。“不想死,就回家,我不想连累你!”王小芹转向王云,“但是回家不要告诉我爸妈。”就这样,王云一路跑回1公里外的村庄。王小芹、王润润、王青、王碧4人则准备下水。按照王碧的描述,当天4个女孩手拉手跳了下去。时间应该是当天17点30分左右。西沟至少有4米深,当地村民描述,这个占地十几亩的水塘,几年来一直被当做村里的灌溉水源。沟岸陡峭,几乎是90度的直角。

王云气喘吁吁跑回家,王小芹的父亲王新发正在她家打麻将。王新发和王道合直奔向西沟。路上,王道合的鞋跑掉了,也顾不上找了。跑到西沟边,见王青和王碧两个人并肩站着,浑身湿透直发抖。“王小芹呢?”“还在沟里。”王新发脱了裤子跳下去,连续扎了三个猛子,不但没找到人,还喝了几口水。不会游泳的王道合一看形势不对,立刻跑回村子喊人。村里很快来了30多名青壮年男子。一个多小时后,王小芹和王润润被打捞上来,两人已经溺水死亡。



王青事后接受安徽媒体采访时解释说,跳水后,她很害怕,拼命扒水,终于扒到了岸边,这时候看到王碧也浮了上来,就将王碧拉上了岸。5个女孩子都是13岁。太和县长营小学五年级学生。

她们的世界

“哥哥,要不是我想见你一面,我早就死了。我死后,你记住,是张一和张文害了。他伤我的心,又伤我的自尊,我受不了了,才死的。你要为我讨回公道。我死后,等哥哥回来,照张全家福。”

这是王小芹的遗书。里面所说的张一、张文是她的同班同学。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小芹和她的4名女伴要靠自杀解决问题?

从什么地方说起,王云想了好一会儿。反正他们就是老欺负我们5个。“他们”指的是以张一为首的6个男孩子,他们对外号称“降龙伏虎帮”。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张营村的。王道合解释说,作为一个行政村的张营村其实包括5个自然村,其中就有他们的路王村,张营小学设在张营村。5个自然村中,只有路王村姓王,其余4个村子都姓张。张一等6人经常给女孩子起外号,尤其是路王村的女孩子。五年级共有8名路王村的女孩子,其中有几个女孩都跟张营村有亲戚,因此,张一不怎么捉弄她们。

见了面从来不叫名字,都是喊我们外号。什么“小矮个”,“大鼻子”。今年4月,“降龙伏虎帮”中一个叫张龙的男孩用树枝挑了一条细长的小蛇放在马路中央,想让车轧死小蛇。王小芹看不过,就把小蛇挑到路边了。张龙就用手腕粗的棍子追打王小芹。“棍子都打折了,王小芹的右胳膊青了好大一块。”王云回忆,打完了,张龙还威胁王小芹不准回家告诉大人,也不准告诉老师。

青了好大一块的右胳膊最终被王小芹母亲发现,但王小芹说是摔的,在母亲再三追问下,她才说是被张龙打的。王小芹的母亲气不过,找到了校长同时担任五年级班主任的张世民。张世民当时回答是:“这些男孩子,有人生,没人养,不好管,躲着他们就是了。”

类似这样被欺负的事例多了。不仅王小芹,张龙还把棍子削尖了,上课时候,捅前排的王云。要不就是拦在马路中央,不让5个女孩子通过。女孩子毫无办法。

5月7日下午,王小芹她们5人在学校旁边商店买东西,正好撞上张一的“降龙伏虎帮”6人。王小芹她们转身就走,张一带头在后面拿着棍子追,一直追到路王村村口。撞上了王云的大妈,王云的大妈呵斥了张一,王小芹她们才跑回家。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王云的话语中依然是恐惧。“他们说了,即使上了初中,也不会放过我们。”这些是怎样的女孩儿?无论是死去的王小芹还是活着的王云,最远的出门是到了1公里外的阳阳县高公镇赶集,别说太和县城,就连8公里外的镇政府所在地官集都没有去过。

农村的孩子很少和父母交流。父母也没有时间管孩子。不论王道合还是王新发,事发后,更多的回忆是疼孩子,从来不打孩子,尽量满足孩子物质上的各种要求。但孩子想什么,平常在学校怎么样,他们一无所知。“孩子回家不说,我们怎么知道?”王新发坦承,学校离家很近,孩子放学回家就是写作业,假期也是,没有什么娱乐,平常只是5个女孩儿一起玩。在王道合看来,把孩子送到学校供她上学,就是尽了义务了。事实上,王云和王小芹在内的5个女孩,成绩都是中等,并不在老师的重点关注范围内。

她们的自我排解能力匮乏。一是年龄,二是

环境。这时候,除了追打,还有来自同学的侮辱。王云回忆说,5月30日那天下午上课前,张文在班里乱喊,高的跟高的配,矮的跟矮的配,并指明王小芹跟一个男生配对,王云、王青等人也分别有配对对象。很多男孩儿也跟着起哄。王小芹很生气,但毫无办法。于是,她和王润润跑到校门口的小商店买了一瓶啤酒,两个人喝了,随后就向西沟。张文害怕了,于是叫上王碧、王云追过来。王小芹很快跑到西沟,当时就要跳,但被王碧和王云劝了回来。

未完的事件

“说白了,就是他们张姓村民欺负我们王姓的。”王道合分析说,张营村3000多口中,2500多口人姓张,只有不足500人姓王。历任村支书、村长都姓张,村委会里有一个王姓村民,只是委员,说了不算。张营小学的老师也全都姓张,路王村仅有的一个女教师也在去年退休了。“如果学校里有我们村的教师,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多少年来,张、王两个宗族一直存在争斗,学校里的孩子也没少打架。

孩子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了。因为与太和县政府在赔偿问题上存在分歧,王新发和王润润的父亲王涛拒绝埋葬孩子,他们将孩子尸体放在张营小学院内。王新发解释说,按照一个孩子一年5000元的抚养费,13年就是6.5万元,孩子成人后打工一年可以赚1万元,30年就是30万元,这样算下来,应该要求36.5万元的赔偿,最终他们提出每个孩子赔偿20万元。但太和县政府答应赔偿的金额是2万元。双方僵持了3天。6月4日凌晨,两个尸体失踪了。村支部书记张先付称尸体已经被太和县公安局连夜运走,直到6月8日,王新发和王涛再没有孩子的消息。

活下来的3个孩子中,接受记者采访的王云已经明确表示不再上学了。她的父亲王道合解释说,那些“降龙伏虎帮”的男孩子已经放出话来,到了官集读初中,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孩子。你想在离家不到500米的小学,孩子都受欺负,到了离家8公里的官集,谁敢保证孩子不出事?

(文中除死者王小芹、王润润外,所有未成年人均均为化名) 据《三联生活周刊》

凡尔顿集团12亿元瑞典造城遇阻



核心提示

最近,浙江凡尔顿集团董事长路金星不得不坐镇瑞典,其在瑞典南部古城卡尔玛市郊开发的“瑞典中国商贸城”,遭到了麻烦。从相关渠道获悉,5月30日,投资12亿元的商贸城工地接到瑞典生产安全管理部门的警告,要求他们消除工地的不安全因素,否则将罚款50000瑞典克朗,如果仍不改进行,将双倍罚款。

路金星出生于以小商品市场闻名的浙江义乌市,他正在瑞典开发的这个中国商贸城,就是要将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拷贝到北欧去,一度被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创意之举。现在看来,“小商品市场”的出海之路,并不平坦。

遇阻

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文平6月7日向记者介绍,这个商贸城项目一共有1100多个商铺,外加一个展示中心和星级酒店,还有一个配套的别墅式公寓小区,商铺预计明年年底完工。

他说,投资瑞典中国商贸城可以获得一家瑞典公司及三项房产,目前的价格是360万元人民币。这三项房产是位于卡尔玛的瑞典中国商贸城40平方米的商铺、一套70平方米的公寓,加上位于杭州城北的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听起来别具诱惑,但是在商贸城项目开始

之初,就遭遇了瑞典当地媒体的质疑。

2006年10月,南瑞典日报报道,凡尔顿在中国对外承诺投资人可以获得瑞典国籍,投资在200万到300万就可以在瑞典获得一套别墅,一间商铺和杭州的一套公寓。但是接受本报记者咨询时,瑞典驻上海领事Lars Anderson表示,他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没有人可以保证拿到瑞典的永久居留权。

凡尔顿公司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销售人员、办公室主任刘文卿说,凡尔顿的这个项目有瑞典议会的特许,保证颁发永久居留证。但是遭到瑞典驻上海领事的否认。

今年3月,瑞典电视台披露工人工资问题,称商贸城内中国工人工资3个月一共只需要支付7000元到15000元,远低于当地用工市场行情。瑞典建筑工人工会在了解到工资问题后,表示打算封锁卡尔玛工地;随后,该工会要求有关公司按瑞典法律支付工人工资,即每月26000~27000瑞典克朗,外加津贴,否则将要求工地停工。

今年5月,卡尔玛市工作环境部(监管生产条件的政府部门,隶属于瑞典国家工作环境部)多次在凡尔顿的工地发现一些小问题,例如工地上有几个2米左右宽的大坑,而坑的周围没有护栏等,因此要求工地停工检查。几天之后,工作环境部改而要求工地改正问题,否则罚款。

今年6月,南瑞典日报再次报道凡尔顿承诺投资瑞典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对此,瑞典驻上海领事Lars Anderson向本报表示“谨慎乐观”。

永久居留权之争

移民瑞典是这个商贸城项目在中国的最大卖点。

董文平说,投资这个项目很大的好处是可以获得瑞典的永久居留权(PUT),并有机会通过家庭团聚实现全家移民到欧洲。很多投资者就是看中这个机会。

记者以购房者身份咨询时,商贸城杭州招商中心主管陈华向记者解释,永久居留权是根据瑞典的法律去获得,凡尔顿提供申请方面的服务,只要投资者不违法,前两年能够正常纳税,两年后肯定能达到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因此获得永久居留权不会有问题。

陈华出示的一份可供投资者签署的格式合同显示,投资者不是直接购买房屋的产权,而是购买一个注册资金为10万瑞典克朗(约为11万元人民币)的公司的股权。凡尔顿先在瑞典注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再将与投资者约定的一个瑞典商铺、一套瑞典公寓、一套杭州公寓注入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将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溢价转让给投资者,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最多为3人。

陈华出示的格式合同显示,凡尔顿根据瑞典法律为投资者免费提供永久居留权申请服务,直到申请成功。但超出约定人数的永久居留权申请,1人需加收6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

瑞典驻上海领事馆领事Lena Broman向本报记者解释,到瑞典经商的外国人要想获得瑞典永久居留权,首先需要申请有限制的居留许可。对首次申请的,移民局一般只批准1年的居留期。期满之后,移民局将审查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健康,再考虑给与第二年的居留期。两年期满之后,公司的外国合伙人即可向移民局申请瑞典永久居留权。移民局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给与批准。

低成本之辩

该项目引起当地工会组织不满,主要是因为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主要由从中国向瑞典输出,影响了当地劳工组织的利益。

2006年9月,凡尔顿从卡尔玛政府手中购买了一个废旧巧克力工厂,用于修建批发市场。购买的土地面积70000平方米,这就是正在兴建的瑞典中国商贸城,这种义举概念让当地政府很感兴趣。

董文平出示了与卡尔玛市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该协议显示购买第一期付款仅为1220万瑞典克朗(约1350万元人民币),修建的批发市场可以分割成1142个单元出售,建筑施工主要由中国工人完成并使用部分瑞典工人,卡尔玛市政府为中方人员签证提供支持。

卡尔玛市郊的土地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当地工人的工资可不高。根据瑞典工会组织的集体合同,工人工资应该为26000~27000瑞典克朗/月,外加津贴。而项目的建筑材料也主要是从中国输出的。陈华说,一块砖头在国内的价格只需要3毛钱,运到瑞典后的成本也只有1块5毛钱,而当地的一块砖头价格是8元钱。公司这样操作,可以大量节省成本。

但是,这却让当地劳工组织深感不满,多次向商贸城施压。

资金链调查

有杭州的消息人士透露,凡尔顿集团由于项目太多资金链紧张,至今仍未交清14号地块的土地款。而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使用的则主要是私募基金。

记者见到一份浙江省发改委签发的关于瑞典中国商贸城的立项批文,批准凡尔顿集团计划该项目首期投资5亿元,建设批发市场及



配套项目,其中2亿元为公司自有资金,2亿元为银行贷款,1亿元为项目销售的预收款。

董文平说,公司去年的营业收入有16亿多元,开发这些项目的资金实力没有问题。杭州项目的土地款已经交清,并已经拿到了土地证。

瑞典中国商贸城在招商时捆绑销售的三处房产,其中一处是位于杭州的公寓。凡尔顿置业(杭州)有限公司曾在2006年7月13日以3.15亿元的成交价格,拍得位于杭州城北的杭政储(2006)14号地块。

凡尔顿集团还拿到了杭州16号地块,计划建一座五星级酒店。还在济南拿了一块地,计划建一座星级酒店以及一个大型汽配市场。记者8日在杭州城北14号地块看到,土地已经平整并用围墙围了起来,民工们在工棚里忙碌,一些机器正在工地打桩。

8日,记者到杭州市土地交易登记发证(信息中心)查询,一位科长表示,他查询了该中心的数据库,并没有1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的信息。只有16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信息。而16号地块的土地证,曾在今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被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但很快解封。

根据14号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凡尔顿应该在5月20日交齐土地款,否则政府有权将土地收回。

这位科长提醒,杭州14号地块的公寓项目连土地证都没有办好,就更不要说办好房屋预售许可证了,现在是不能销售的。招商资料所说的三处房产,目前都在建设之中,现在去买,等于是给开发商提供融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